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序一

自道術既裂文章以繇肰後總集興焉漢去
制述各自爲家別出辭賦多者數十篇而已
有別集之目建安以後遂成風尚篇帙滋廣晉摯虞
苦覽者難盡于是敘文章流別以爲要刪後世述之
或獨標一體或類次群賢或因地爲別或斷代示變
総集之中又各自爲例大抵取精者主于約稱廣者
疑于濫雖其書有雅鄭後之覽者咸有感于斯文故
以文苑英華之蕪而唐人別集之佚者多賴以存播
芳文粹出于南宋坊肆所集而多存宋人之遺則蒐
輯之功亦安可沒也呂東萊因聖宋文海增損以爲
宋文鑑斷自建炎以前多采說理之文而張南軒譏

國學扶輪社印

爲無補學術黃梨洲讀崑山徐氏藏書盡明人別集二十餘家以成明文海而闕潛邱議其體例乖舛非耄年自定之書（張時徹有明文範六十六卷成于隆慶間錄洪武至嘉靖之文凡四百四十二家其中多有爲明文海所未錄者傳本甚希）嗟乎蒐輯難編類又若是其不易也　國朝文以康雍乾嘉之際爲極盛其時樸學競出文章多元本經術雖數異其趣要歸于有則無前明標榜依附之習道咸以降海內糞沸不遑文藝之事敝至于今日而廩乎將有散亡之懼重以漸染歐風掎摭和體益用連犿眈則總集之輯曷可憚其難而須臾緩哉康熙中　勅編　皇清文穎歷三朝而遂成草野頗不易覯嘉慶時青浦王氏昶錄竝世之文爲湖海文傳特詳于攷證乾嘉諸

老之論撰大略在焉其書道光時始出而婁縣姚氏椿涇縣朱氏珔之彙鈔亦先遂繼軌道光末上高李祖陶亦輯國朝文錄同治間復成續編篇帙稍富而顛采未精體例亦過未足比姚朱二錄也讀者猶病其未博也中興四十餘年顧未有綜二百七十年之製要其指歸究其流派薈之以爲一書者惘茲末學其何以徵　壽潛辭官敉親喟肰悼方來之衰妄思以在茲自任閒亦有所排比欲俟成書以當修能之雅言迫于路役此事遂癈會里人沈粹芬擞爲國學扶輪社裒合群彥輯爲國朝文匯乞爲一敘雖未覩全書覽其所自爲敘著錄逾千家爲篇之數盈萬亦夥頤矣又獨不取宗派之説欲以備一代之典要而觀其會通其書之高出于播芳文粹蓋可預言周文忠敘

宋文鑑曰此非漢唐之文而我宋之文也黃梨洲編明文海成告其子百家曰是書之富過文苑英華以明之作者軼于有唐非此不足以存一代之書也按文苑英華千卷著錄始梁末實以上繼蕭選特錄唐之文爲多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而無詩益未有以過之此亦梨洲之夸詞也扶輪之志亦猶是耳遂之學者將以攷先正之遺文進窺學術盛衰之故而世變亦以見焉其必有取于是書也夫

宣統紀元夏六月浙東湯壽潛撰

國朝文滙序二

有一代之政教風尚則有一代之學術思想蜕故孳新腐息不可復省而有為之撮影者曰史而有為之留聲者曰文俾後人若聽睹其際得以識世運消長人才純駁之故非僅泛覽供粉飾焉詩書六藝古隸史掌而槩謚為文蓋殊名而同物姬孔作述上泝諦煌下賅謠俗旁及夷埜標準千禩貫乎莫尚矣天祿蘭臺略設畛畔彥龢琱龍弟暢旨趣至蕭梁哲儲始別加組纂剖觚續素漸呲審美而羅弋靑修未迸學禮之訓唐宋以還迺立古文之顯名論道經世者或薄為喪志而不屑染指翫華繡悅者又讐於客氣而不敢抗顏遂孤行藝苑若別為一種之學術一種

之思想殑之名義則宗尚輓近不為古屏除聲色不偭文徵諸實際則駢偶而緊寡其儔詞賦而匏土其響而已然由潭而畫演進公迴且揭櫫數百年久為學子公認無庸置議於是而有古文之顯家出焉顯家既夥則有古文之總集出焉操選政者大都辨宗派之真贋覈聲望之高下而錄棄之與樞府銓司以門伐資格黜陟百爾者等又或句梳字櫛書眉乙尾引繩墨立櫎刑如村塾之訓蒙如瑣院之課士俾千形一皃百喙一聲始得為中律令夫固大遠乎慱文游蓺之旨而於東西京南北朝之宗法似亦無當也界限瘉嚴容積瘉濫體制瘉峻气息瘉庳憒世矯俗者至有漢後無文之論非無文也徇古之虛名以求

文則文之實喪泥古文之死法以衡文則文之義荒標榜有文而獨立無文範埴有文而自然無文則雖謂之無文可也一代無文則一代學術思想非附見於削青者皆將晦翳澌熄而無所徵驗茲可憫焉刱

吾 朝文治軼邁前古饌箸之盛尤奄有衆長當定鼎之始山澤遺耈抱器陳疇綦多賓服即有憤銜軒鐱志切魯戈旋譒大命攸歸亦退而紹申伏之傳修河汾之業出其學術思想播佳種於龍野存國粹於滄桑以塞麥秀采薇之痛故其文雲雷鬱勃風濤軒怒震國民之耳鼓至今淵淵作響繼世 列聖懋學右文兩舉詞科而駿雄游彀宏開四庫而文獻朝宗賢王碩輔又致設醴之敬企吐哺之風從而提倡虎

覼無其備兔園無其盛龍門無其廣文運日昌士氣日奮相率湔雪窜愁服膺古訓息邪距詖張天水道學之軍析義正名幹炎劉經生之蠱而攄詞幽疋窮理則吐塵羹訂古則謝餖飣即詞人墨客亦蓬直麻中赤緣朱近類能貫餘勇尚立言咸有根柢絕異稗販葢幾於鳳麟為畜雞犬皆仙集周秦漢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訓詁考据詞章而同化故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與古為新無美不具葢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氣者焉道咸兩朝爭桑弄兵四寓多故男兒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來棄繻而去擊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鑿空之談劬古并治鈐符箸書旁通鞮譯儒生專閫成韓范之勛記室多

才得琳琅之亞至若賈生慟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激昂峭厲縱橫排奡忠義之骨而參以仙俠之心騷雅之音而出以幽幷之气中興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龢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孳新種學術思想大生變革故其文光怪瑰軼汪洋恣肆如披王會之圖如觀楚廟之壁如登喜瑪拉山絕頂遘天帝釋與阿修羅鏖戰不可方物極此已廷四海同文之盛期當不遠夫以吾國文學之雄奇奧衍假盤其絫世之儲蓄良足執英法德美壇坫之牛耳而一入本朝則又兼收幷畜大會細入兩京三唐不免積薪之媿姫孔之際于斯為盛然則操斯文進退去取之枋者其猶橫分區域橛守成規匿寶山

金穴之饒沃而夸人以囊橐扃千門萬户之輪奐而自安於巢窟乎此本社所以有國朝文滙之選輯也存錄一千餘家為文一萬餘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雖網羅未廣疏漏正多尚有竢海內方聞儁為賫益要之二百數十年中之政教風尚所以發達變化其學術思想者循是或可得其大概而為史氏徵文攷獻者效負弩之役若夫別標格求師瀍則有先正精選成本在非不佞所敢知矣

宣統元年七月黃人摩西

國朝文匯序三

我朝文教登宏魁碩輩出學風所煽上軼前古義理攷据分道揚鑣閒及文界派別以滋變遷之史可得而言順康之世遺老閑人偉略豹隱著述文身辭之至者自成一子次亦能以縱横勝修潔勝乾嘉之際漢宋各幟義理之文峻於守法桐城派是也攷据之文尚於徵實毗陵派是也道咸之交明道劬古外雜以政治思潮異軍突起權輿於龔魏揚厲於湯馮其氣跌宕其辭嶔嵜延及同光或神聖方姚規行矩步束修自好或趫趫羽琌雲譎波詭驚世駭俗異鑪同治均有可觀猗歟盛矣近者日文攙入歐學輸來先正典型飄摇欲墜後生迷信抾摸奚蹏濡等杞憂在

把國粹釐裒權為舊學之商籍作歧途之導略窺門徑謬主擒捐積以歲時成以眾力謹輯國初以迄近今最錄一千餘家得文一萬餘篇張揚我國寶鼓吹我文明庶幾哉急起直追虞淵未墜乎日暮聲希響逸廣陵尚耳於人間

宣統二年十月歸安王文濡序於國學扶輪社

予家夙以書世其業　先曾祖石樓公嗜書成癖抱殘拾遺博搜精鑒每得善本珍比琳瑯　先祖素庭公繼之館穀所入槪以購書顏其堂曰味經藏書之名籍甚東西浙與鄞之范氏杭之丁氏湖之陸氏相驂靳遠近之傭書者踵相接也　先祖於學無所不窺而尤篤嗜古文辭一遺著同書斠補廣同書八卷常自耕齋詩稿四卷其味經堂文稿椒花室隨筆宋四六話補皆未竟亂後僅存廣同書及詩草詩已印行一架上所貯文集寂寥嘗謂文至國朝而極盛作者輩出類能遺貌取神去疵存粹有周秦之神智而不詭僻有東西京之博雅而不穿鑿有魏晉六朝之新雋而不纖薄有唐之閎肆而不緐縟有兩宋之純正而不塵腐學者取徑行遠自近當先從事於本朝顧時代屢更別集散佚選家只見尺聞弋難未廣又或自矜門戶動逞筌蹄頗為學子所詬病擬徵同人編成總集而有志未遂遽赴修文偉業存諸懸想遺訓俟諸後人噫可慟也粹芬拘瞀之質失學少日夙夜惴惴常以未續先志

爲恨稽固海上偶與當代賢達湯蟄仙鄭蘇戡繆小山諸先生縱譚及此共切贊成老友王君均卿尤欣然引爲己任因出先人所藏兵燹未盡者若干種補購者若干種友人贈遺者若干種商定體例次以時代不主宗派用箴前人宗录一二家（如宋牧仲編侯魏汪三家文是）或專舉一派（如姚氏古文辭類纂於八家及震川後專录望溪海峯是）之陋悉心甄錄得一千三百餘家文一萬餘篇卷帙之臣視　皇清文穎國朝文录湖海文傳國朝古文彙鈔等數倍之自開　國以迄今日鴻章鉅製綱羅豐富抉擇謹嚴作國朝實錄觀也可作國朝學案讀也可其曰文而不曰古文者奇偶同源不能獨古概行也曰文匯者騈諸導河經積石下龍門統百川而朝宗于海學者雖生向若之蘄旋得移情之益也排始於戊申之春告成於庚戌之穐是役也王君寔總其成與襄選政者爲程張君蓉生恥文黃君摩西也專任校事者嘉定金君韋儕也而粹芬區區之心力亦略効於此以蚊負之不自量御資眾力勉承先志揚夲朝之特色拓文界之大觀或亦爲並世魁

碩保存國粹者所不弃與

宣統二年九月山陰沈粹芬識

例言

一神州學術我　朝號為中興就文而言自足抗衡前代茲集告竣尚當續編外集以饜讀者學究駢文韻語之盛心

一茲編仿牧齋明代詩選例分甲乙丙丁為五集遺民入甲前集順康雍三朝入甲集乾嘉兩朝入乙集道咸兩朝入丙集同光兩朝入丁集惟　宸章巍煥暨天潢鉅制僑野見聞既隘未敢仰贊高深且躬處承平興桑海之後有間故乾集從闕至於方外名媛著作及東西譯集自當周咨博采再編閏集

一國朝古文選本最夥如湖海文傳之類但存交契如古文辭類纂則又拘於宗派論者病之姚李二家文錄及吳氏文徵朱氏彙鈔稍宏富矣而甄采亦僅數百家尚多挂漏茲集不拘成格義在兼收最錄一千三百五十六家在總集中此為大觀

一古有明訓不以人廢言本集憑文錄文了無成見惟過於違礙者則概從割愛

一作者姓氏里爵附載篇首其有一時無可查者姑付闕如以俟

續攷

一本集所錄多傳記書序弔祭等文徵文考獻用資裨助至如奏議之語多直敘壽文之意近獻諛亦從登載一二聊備體格

一文章家神妙變化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有非一孔之士所可方物者必如評舉業者之於提頓起落處一一揭出動翔金鍼之度陋矣本集僅分句讀不加評註見仁見智以俟自得

一甲集之畢頡雲乙集之胡稚威王仲瞿丙集之高陶堂等造語奇險間有不可句讀之處自是絳守居園池記一派文字在本集中不可不備一格圈點經同人再四斟酌其有疑而難斷者則姑闕以俟正

一原書謬誤頗多往往借他本爲校正其有意在疑似而他本一律者同人未學譾陋正恐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不敢臆改以存其真

一本集最錄之文多寡自難一例同光兩朝生存之人其本無全

國學扶輪社印

集與有集未見者僅憑選本或附見他處者錄入

一本集限於時日羅弋雖力遺漏尚多當代大雅如能代爲搜訪

益我不逮自當再輯補編以成全璧

國朝文匯甲前集姓氏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顧有孝　金人瑞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甲集姓氏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乙集姓氏目錄

卷一

茅星來 邵仰文 傅謹齋 鄭方城 李果 邊連寶

勞孝輿

卷二

劉紹攽 沈彤 胡釴 秦蕙田 蔡新 趙青藜

徐大椿

卷三

汪有典 葛祖亮 金門詔 張尹 胡天游

卷四

陳兆崙 張九鍵 王時翔 黃永年 吳龍見 湯聘

藍千秋

卷五

全祖望

卷六

國學扶輪社印

國學扶輪社印

卷二十五
諸廷槐　曹學閔　周春　紀昀　查禮　錢大昕
卷二十六
王昶　顧鎮　朱辰應　平聖臺　吳大勳　臧百二
卷二十七
陰承方　黃璋　吳成佐　康基田　韓夢周　鮑倚雲
卷二十八
彭元瑞　蔣士銓　張洲　吳紹曾　程大中　陳詠
卷二十九
薛著廷
彭光斗　錢青選　黃紹統　張遠覽　胡賡善　張望
吳高增　曹文埴
卷三十
畢沅　孟超然　韋陶　吳春來　段玉裁　薛起鳳
楊炯　王杰　陸錫熊

卷四十二
儲研琳　楊履寛　胡昌基　董詔　陳庚煥　趙希璜
韋協夢　戴震
卷四十三
吳定　范來宗　顧宗泰　曹錫麟　吳卓信　盧遂
張鏞　徐熊飛　陶必銓　徐軾　梅鏐
卷四十四
王焯　汪國　汪中　闕太和　王子音　姚令儀
章學誠
卷四十五
張誠　胡元暉　徐侃　管世銘　張九鐔　黃之紀
祖之望　江濬源　戴祖啟　呂潤蕃　張誥
卷四十六
紀大奎　官崇　鄭振圖　楊煥綸　周鎬　蔣師爚
丁泰　錢塘　馮俊　鄭兆篆　謝振定
國學扶輪社印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國學扶輪社印

孫爾準　李兆洛　孫原湘　方坰　董桂敷　吳士模

卷六十六

周濟　翟象曾　胡承珙　鄧傳安　沈欽韓　顧燮臣
任兆麟　王廣麟　顧日新

卷六十七

謝階樹　劉佳　胡虔　鄧顯鶴　鄧顯鶴　鍾晉
顧元熙　王家相　齊彥槐　章謙存　賀熙齡

卷六十八

吳慈鶴　朱鍾　錢侗　邵志純　程恩澤　呂璜
李彥章　丁子復　朱壬林

卷六十九

王衍梅　劉儀　龍汝言　欽善　周樹槐　胡世琦
劉逢祿　汪元爵　林則徐

卷七十

郭麐　潘挹奎　顧千里　汪家禧　朱春生　王渭

張鑑

國朝文匯丙集姓氏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黃輔辰

卷十二

魯一同　楊士達　熊少牧　李隆萼　馮志沂　胡林翼

唐李杜　姚椿　徐子苓

卷十三

魏承柷　鄭珍　屈欽鄰　江忠源　鄧瑤　趙𤩽

歐陽泳

卷十四

羅汝懷　王鎏

卷十五

曾國藩

卷十六

吳嘉賓　陳源兗　陸獻恩　湯修　沈曰富　陸敦倫

邵懿辰　金安清　費椿　陳澧　賈敦臨

卷十七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匯丁集姓氏目錄

國學扶輪社印

楊峴　范當世　施浴升　熊其英　黃遵憲　劉可毅
卷十四
王闓運
卷十五
王先謙
卷十六
嚴復
卷十七
章絳
卷十八
林紓
卷十九
秦琪　陳玉樹　顧雲臣　馮幵　繆荃孫
卷二十
樊增祥　簡朝亮　廖平　康有為　梁啟超

國朝文匯甲前集姓氏目錄

刁包　應撝謙　王大經　張怡　李柏　朱鶴齡

卷十五

朱用純　李世熊　宋紹炳　張光緯　傅占衡

卷十六

張自烈　劉城　嚴首昇　毛先舒　談遷

卷十七

周篔　查容　林璐　王煒　黃晉良　吳騏

謝文洊　彭師度　李煥章

卷十八

何洯　孫治　陸元輔　李鄴嗣

卷十九

孫永祚　顧祖禹　賀國璘　張貴　唐靖　許楚

周拱宸　徐晟　王鳴雷　潘爾夔

卷二十

雷士俊　賀貽孫　周篆　彭孫貽　蔡方炳　馮景

顧有孝　金人瑞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滙甲前集目錄

卷一

顧炎武原名絳號亭林江南崑山人前明諸生有亭林集

郡縣論一

顧炎武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至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為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為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為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為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為縣宰。去則為流人。賞則為世官。罰則為斬絞。豈有不勉而為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

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當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為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為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為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比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騾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

賚卒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為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為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之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為解京之額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為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為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為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為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為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為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為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為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國學扶輪社印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茍為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於凡人可也。於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余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為君討賊。不過斲子家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篡弒。一人之讐。孰與普天報怨之師。孰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温。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於書之近古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撻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氏春秋云。鞭荊平之墓三百。越絕書云。子胥操棰笞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闔閭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蓋止於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為鞭尸。使後代之人。蔑棄人倫。讐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儁投石虎尸於漳水。姚萇倮撻苻堅屍。之以棘。王頒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楊璉真珈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意於所仇。或肆威於亡國。未必非斯言啟之也。然則鞭墓可乎。亦曰員之

所以為貫而已矣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

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以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予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書故總督孫公清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朝流賊為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為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為權

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於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為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於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為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為矣。使當日用他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為國家保有關中以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闚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判於此。余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甯。請為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徙。用徙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烈皇末年之事。可勝歎哉。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强宗無强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內邱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攷者尚百數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為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降為皁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勢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廕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

東闖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為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為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為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為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為之疏衰之服哭泣殯葬虞祔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為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

國學扶輪社印

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為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為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為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為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為教賢者之所以為俗殆澌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祏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留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出則責償其所遺之財昏媾異類而脇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

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宏撰。鄠華先生之季子。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錢退山詩文序

黃宗羲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熱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鉥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决爲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醜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諑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美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橫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乎。退山飄零鯨背。與蛩戶鯤人共夫煙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乎。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螿爭鳴楓林華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潒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寉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騷堂寒松齋粵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憂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

而先生之詩亦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蔓草零露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真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删者也

萬里尋兄記

義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屩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幡寫其兄里系年貌爲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豬洞八角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中句也舂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彷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嘗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跼蹐求父求母者不絕

書。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惡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雰霧滃渤。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撤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眙腭而歎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乎。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響。扃鐍人間。村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為從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為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蟠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鼓嗑。

國學扶輪社印

天呵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為元冥之所長駕。羣峰濯頂。北斗墮脇。蓊蓬臭蔚。雖樵原竭澤。巫吁魋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為曜靈之所劃匿。且其怪松人楓。嵒石囷草。碎碑埋甎。枯菌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僊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宵岸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試。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錢忠介公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歷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為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義旂。鄮夫恐之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瀹瀹訩訩。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

公之兵感脇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甯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涇。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肥遯。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宰。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俾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闒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越城夏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託國者。强半宏光故臣。鴟鴞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縧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沉舟束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榜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辱死。甲獻乙之貲。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萬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鄧之詹。畫

國學扶輪社印

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　師專供本郡甯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　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進汝霖為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為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練然練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為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即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令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為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為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為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厤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為右副都御

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尚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閔其淸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澥雲。即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艍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逆諸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謚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蘖山。

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菴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滃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鼎。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慕容。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之。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蔣洲傳

蔣洲。字宗信。別號龍溪。鄞縣人。補其學諸生。好游俠。留連管樂。平居愛客置酒。雅歌投壺。高睨大談。終日不倦。以故人樂與之遊。嘉靖癸丑。王直勾倭入寇烈港。直歛人母汪嫗。夢弧矢星入懷而生。長而與其徒入海。連巨舶。載硝磺絲綿違禁諸器物。往來互市於日本暹羅西洋各國。貲累鉅萬。各島君長以下。並信服之。稱為五峯船主。五峯其號廣有賊首陳思盼者。不入直黨。直掩殺之。併其衆。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節制

不能存威名藉甚。尋招集亡命。據薩摩州之松浦。僭稱徽王。置官屬三十六。號令島人。時時遣部下剽攻沿海郡邑。東南危動。當是時胡梅林宗憲開府浙直。歷訪奇士。而宗信之里人都督萬鹿園表留心人物。謂梅林曰。里有蔣生者。縱橫之士也。梅林遂介鹿園。置之幕府。宗信曰。漢之困於匈奴。由中行說也。宋之患於元昊。由張元也。自王直航海。遂有東南之禍。今與我爭於鯨鼇之上者。皆直之分綜也。我不得直。彼鴟附蟲援。其可既乎。直之母妻與子。盡在我地。彼雖作賊。骨肉刺心。公如開以丹青之信。未有不就戎索者。梅林曰。此名計也。請於朝授宗信提舉。以陳可願為副。復赦海上亡命十餘人。使之向導。直之子澄。亦齧血致書於父曰。幕府長者。唯願一見阿父。以有詞於朝。無他患也。乙卯九月。開洋至小衢山。七日抵五島。島倭疑為商船。將肆劫勒。有僧譯之酋長。酋長始郊迎。示以天朝宣諭之旨。酋長受命。乃使人招王直。直至。殊作意氣。宗信諭之曰。君即不念祖宗墳墓。獨不為老母妻子計乎。國家方急東方。誠以此時罷遣衛鯀網絡波臣。此萬世刻石之功也。兼官重紱。舍君誰適。不然。倭情貪狡。國家縑帛無限。購君萬里之外。不異庭除矣。直感其至言苦意。遂與之同食。遞衣。言無不盡。偕返松浦。日本以天文王為共主。然號令不出國門。各島自相雄長。豐後山口。又島中之最雄者也。故入寇者多二島之人。直與宗信同行宣諭明年

國學扶輪社印

丙辰。至博多津。召其色目。賞賜旅簪。四月至豐後。島主懷音草狀。詰以從前作過。稽首王臣。願貢方物。遂令其檢橇風帆。凡筑前肥前等五十三所。羣盜盡殄。五閏月。始至山口。島主虔奉如豐後。送還被掠指揮袁進。奉表謝罪。馳啟天文王。十二月。天文王下教所部周防長門等一十二島。徧行禁約。對馬薩摩姦宄尤多。皆冰駭風散。方宗信未至日本時。徐海勾衆入寇。以數萬人圍桐鄉甚急。宗信聞之。遂遣陳可願與王直義子毛烈。先歸。諭徐海罷兵。如約。海詣幕府降。而海黨陳東、葉麻自相疑貳內亂。梅林乘機擊殺之。丁巳四月。宗信同王直發松浦。海船數十隻。貢使四百人。流寓六百人。碇定海關。七月。宗信及貢使僧德陽先入。而直艦為颶風飄墮朝鮮。不得偕來。宗信在日本三年。諸帥疑其掌握之內。價盈兼金。從之索賂不應。分宜亦望有海外奇貨。宗信又無以自通。乃因王直之不至。謂其空言無事實。巡按周斯順劾奏。逮下宗信於獄。九月。直始叩關。先遣王滶入見。曰吾等奉命而來。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行李不通。而戈鋋戒嚴。公得無誑我乎。梅林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之設誓甚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滶出。梅林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於是使毛烈、王滶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宗信馳驅出百死。從此海有恬波矣。梅林多方慰勞。權寄獄中。梅林與直同鄉。宗信出使。本許其互市授官。及直至。流言梅林受

賂數十萬。爲之貸死。朝議關然。科臣徐浦復劾宗憲濫課軍需。陰縱蔣洲勾引東倭。梅林大懼。因盡易曲貸王直之疏。謂以誘直爲秘計。直罪在不赦。且謂宗信曰。吾方不自保。何能敘君功。不忘息壤。酬君請俟他日。遂疏云蔣洲宣諭日本。已歷三年。所宣諭者。止及豐後山口。豐後雖進貢方物。而無印信勘合。山口雖有金印回文。而無國王名稱。是洲不諳國體。計其擒直。合應功罪相準。有詔誅直。王滶毛烈遂殺夏正。據舟山。征之踰年方解。宗信出獄。茫然自傷。唐荊山順之趙大洲貞吉皆爲之扼腕頌冤。俱報罷。司馬譚綸在薊遼。召宗信參其軍事。欲使一得當以就功名。宗信流涕而言曰。洲本書生。萬里航海。父哀老而待盡。妻憂怖以致死。洲皆不顧。惟欲爲國家樹尺寸之效。乃功成而謗興。屈捐命之功。比贖罪之例。洲復何望哉。公休矣。洲不能再側足於焦原矣。司馬歎息久之。隆慶壬申。中寒病卒於昌平之旅舍。余讀茅鹿門坤紀剿徐海本末。以爲倭之入寇。皆由徐海。故曲折其反覆儉滑之術。以著乎倭之要領。獨不念徐海爲王直之餘黨。直苟無歸命之心。則海必不受我之籠絡。總使滅一海。而爲海者皆是。亦安得盡施其鈐鍵乎。鹿門但侈脅從之治。而薄折首之勳。不已悖乎。宗信致直。解東南之厄。而身填牢戶。此與陳湯斬郅支而下獄。亦復何殊。然陳湯身沒而名彰。宗信姓名。曾不得與俞戚大帥之徒隸齒。豈古今之時異與。其後

國學扶輪社印

沈惟敬之使關白。垂成而敗。身死猶為僨事者委過。成則為宗信。敗則為惟敬。無怪天下之樂為首施也。

大學士機山錢公神道碑銘

有明朋黨之禍。至於亡國。論者亦止謂其遞勝遞負。但營門戶。罔恤國是已耳。然所以亡之故。皆不能指其事實。至於易代而後明也。烈皇既誅魏奄。列其從逆者。命宰臣司寇定為逆案。首輔韓爌傷弓之後。不敢任事。機山錢公為物望所歸。首輔倚以裁決。當時從逆之徒。險拙不同。拙者。妒寵爭妍。冰山富貴。累丸不止。為逆奄所用者也。險者。去梯造謀。經營怨毒。豫留敗著。資其捲土重來之計。益用逆奄者也。例以渠魁脇從。但誅把持局面之險人。不過十餘。聽拙者之自去。則逆案可以不立。顧險人蓋藏甚密。破心無路。遂使滔天括地之虐燄。滞固於鬼新城旦之律文。公從票擬中為之點破云。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蓋指楊維垣賈繼春等而為言也。此與黃瓊於梁冀誅後。言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其議一也。逆黨恨甚。劉臂而盟。耽耽思以奇計中之。亡何而毛帥之事起。毛文龍者。錢塘人。遼撫王化貞之千總也。遼陽陷後。逃至皮島。招流民。通商賈。數年遂為巨鎭。然不過自營一窟耳。而掠沿海零丁。稱為

斬獲獻俘欺朝廷以牽制遼瀋參貂之賂眥近者使者相望於道官至都督掛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稍不應則跋扈恐喝曰臣當解劍歸朝鮮矣而於廣甯旅順鐵山之失甯遠錦州之圍顧未嘗有一騎一蟲之勞也其不能牽制明矣識者無不謂其疆場之蠹督師袁崇煥出山公亦以為言崇煥入皮島大閱軍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出京時已商之於輔臣錢龍錫矣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鋒直指闕下崇煥提援師至先是崇煥守甯遠　大兵屢攻不得志

太祖患之范相國文程時為章京謂

太祖曰昔漢王用陳平之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

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范相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吾臣子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聞於上上頷之而衆朝不知也崇煥戰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縋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崇煥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公者以為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以毛帥頌寃則公與崇煥不得同罪於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箝上下流言小說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

國學扶輪社印

野傳告亦為信然崇煥之磔酣謳竟路逆黨遂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以崇煥為大逆比魏忠賢公為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微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既定矣乃逮公入獄時相主其事者恐公入廷辯眞僞不可掩傳語公其趣和藥毋為崇煥續也公仰天歎曰我無愧於心若冒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後世誰白我者時相聞公歎道愕然曰彼竟來耶公至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詗其語及獄入芟公辯辭而鍛鍊文內擬不時處決且令有司設廠於柴市蓋用夏文愍故事也上見獄詞與所詗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黃公道周自田間來上疏救公反覆久之黃公降級去上亦無意殺公矣是年六月釋公戍定海崇煥為人麤豪不持士節然甲士精强邊備修舉自熊襄愍以後未見其比關兵之在城外者聞其下獄鬨然稱亂矢集皇城兵部從獄中出其手書止之其得士心如此顧使之誣死從此精銳盡喪士卒不可以經戰陣矣逆案雖未翻而烈皇之胸中已隱然疑東林之敗類由是十餘年之行事親小人而遠君子以至於不救然則有明之亡非逆案之小人亡之歟公在戍九年奉旨歸里南渡始復原職賜存問乙酉春三月卒年六十七公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之華亭人父大復以舉人知蓬萊縣公少從學於舅氏張以誠登萬曆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授編修時年二十餘深沉寡言笑院中推為老

成歷宮坊少詹。至南吏部侍郎。時百官皆捐金助大工。多頌逆奄。公以軍輸爲言。遂遭削奪。崇禎初。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尋進太子太保文淵閣。烈皇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多任番役。公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卒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內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爲舊勅所無。論之。按其事。爲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鞫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公五疏解之。二輔始生還。熊襄愍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葬。上不聞可。其子兆璧又請。公與韓公爌言自有逆事以來。最冤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脣敝舌。爭言大計。遂奄竊柄。莫不阽身徼幸。廷弼一長繫待次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狐狸。上爲之惻然。聽其歸葬。崇禎初。相長山。勇於有爲。及在際會。每之溫潤之色。小人環而攻之。公爲之撑拄。蒲州再出。頗失人望。小人不忌蒲州而忌公。上性嚴而公濟之以寬。上好動而公持之以靜。小人之必欲殺公。亦上有以啟之也。辛未歲。余至新安。公之孫柏齡。以碑銘見屬。余不辭而爲之。俾後之君子。其考信於斯文。銘曰。

史狐罪盾。君子救止。大儒經註。尚多遷徙。見聞異辭。去之千里。湯湯冤血。沉埋故鬼。己巳之役。坐袁大逆。僉曰脅和。孤注一擲。爰書里嗁。同者十百。豈有　天朝受汝繩

尺。島師狡獝皆曰可殺。輔臣大計原無藤葛。奈何諱之。若恐相涅。云非公意。亦為飾說。烈皇在位。兩大冤案。鄭鄤之獄。督師之叛。馬角不生。白虹不貫。水落石出。疑信猶半。反間之意。不在輔臣。小人之怨。不在於袁。瓦墮頭碎。適爾無根。天之所遣。百爾商君。

吏部尚書諡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為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甯徐雋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雋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雋里以自磬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雋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贈宮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啟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賢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薪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

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橐饘募金抵誣贓。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莖償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城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為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民僉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本是相當。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為救之莫如召募。且勾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資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斷鍊為能事。以鉤棘為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擁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為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

生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欺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公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馬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真為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剋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為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戾。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料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寃怒之所遝。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簠簋。人不見信。公理問端。其冤嫌久訟。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皴唶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為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廠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夔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啟侮莫此為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

僇辱我親藩也。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為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為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為首而裕民為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東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與擬司官遷延不讞。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抵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為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胡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為燥濕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為反覆險猾之術。以構兩相。于是附宜興者為南黨。附興化者為北黨。章疏詭給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敕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謡言。單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屏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為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

國學扶輪社印

獄底。戢山於召對犯顏救之。戢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凜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輒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徬徨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為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戢山漳海之出。天下始無寡弱之憂。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孽勳扞將。宮奴市儈。時相為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汰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圜也。馬士英着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違。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遺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苦其忻讓。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蹄尾紛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揄賣國情狀始露。公與戢山先後去國。黃[illegible]曰。豈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illegible]則馬元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

阮謂我與卧子將興晉陽。惟有死此 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

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

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僕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

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

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為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

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熹宗蕪穢之後。銳于有為。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

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蒲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

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資好以耳目

隱發為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

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二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

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建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

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

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叨天業。苟非公等數人虛名潤色。詎能

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造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

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扇歌鐘而已。宏長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

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蹟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捲握之物不與譽竹亭者又欲寘其子弟於許都叛黨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義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濡染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為主也母黨式微公析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轂為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桂臣為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為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係貫經史而尤熟于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祿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於萬厯戊寅殁于順治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轂桂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琯其壻也孫二人功燮申余霞巢孫霧公以稺弟畜之所不至隕越于溝壑者繄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

一路。以為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數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宣。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燮之於王成。能無愧乎。公墓海甯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燮來求銘。白髮青鐙。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假。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衾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燼火。專樹饕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榱棟。汎汎溝中。以俟一鬨。禦兒鴛水。黑雲壓城。裹城毅魄。耿耿孤誠。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崇禎間。吳中倡為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僊鄴僊。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蓽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模楷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識刺得失。執政聞而意忌之。以為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簟溪、諸子。莫不為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

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為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為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元度並稱為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勿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檇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娥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遊先後成進士至為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為二千石郡縣長吏獨瑞當蹭蹬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蒂友朋高會瑞當恒坐席端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叟聲相和唾壺盡闕澤望以盛名為之埒瑞當喟然曰吾為同輩罘罳置身鑪鞴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未幾而南北橫潰聲實陵況交遊事息返顧閭里則耑愚元度以疾死留仙鄴仙以憂死文虎以剃死篁溪以兵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瑞當之風波亦為里中指名即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為潔供蔬告於嘗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勉强差排悴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為詩文僻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哀也於是一歲之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余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戊子夏瑞當挾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檝隨波蕩潏而至余家未幾適甬越月而

以訪黃太沖萬履安兩記來。余頗怪之。瑞當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訃至。始知其記之為永訣也。瑞當深沈有識。嘗與之謁劉先生。時瑞當北上。先生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為亟從計。先生不輕談機事。蓋信瑞當之深也。纍溪受禍。親戚不敢過其門。瑞當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唯有自盡。吾待命於此。夫人死。瑞當始出。瑞當諱應期。亦字遂當。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世為慈谿人。六世祖燁。廣東參政。高祖鍇。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曾祖士逢。上海丞。祖廷亮。父志冠。封文林郎。妣某氏。封太孺人。娶應氏。繼向氏。子三。長甲庠生。次有壬。次有丁。女二。長適鄉進士黃宗會。即澤望也。次適秦某。孫男二。洙。濂。孫女一。漆。瑞當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鄮山飛鳧之原。甲來述銘曰。先子心言之詎。止有姚江。余固瑞當之未亡友也。身歷其盛衰。使余不言。溪上之風流。後來無有知之者矣。第瑞當去亂時不遠。尚且精神頹喪。風味轉隆。逮今一世。余皓首而談往事。叨叨不已。聞者得無厭其頑鈍乎。汝甲其深藏之也。銘曰。

汝南月旦。自昔重之。不有君子。孰與主持。唯瑞當甫。遭逢盛際。引繩按墨。不為詭隨。窮島諸生。清議自司。坎壈而死。邪正逆施。斯世何樂。而為君悲。慈水嗚咽。鄮嶺參差。墜言汙僞。莫使君知。

國學扶輪社印

徵君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吳艾沈鄒，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耕巖則諸生也。賢與居正當天下無事之日，所失不過一身。嗣昌當危急存亡之秋，所關乃在社稷。耕巖之言，拯溺救焚，縣記後來，不爽累黍，又非一峯諸公所言僅在一時也。崇禎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耕巖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嗣昌於苫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為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耕巖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尚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即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衽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勞，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誤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既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為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為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咸集之餉，不為不充。整旅以往，何堅弗摧。即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懸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前治，招之不來，强而後可，援賊之認帖，以為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懾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

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耕巖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辛甚。紹先始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追劾己之章。有旨本旣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耕巖乃橐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黃漳海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予吾輩真愧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漳海有廷辯之事。則皆發端於耕巖也。向若耕巖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是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耕巖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祖懋敬。蒲州丞。封德慶知州。叔祖懋學。翰林修撰。父有恒。太學生。耕巖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淸眞。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耕巖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上書報罷。不復屑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捨闈牙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鉞之在留都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禪閹。耕巖劾楊疏尾有大鉞妄畫條陳。鼓煽豐芑。於是顧杲吳應箕推耕巖之意。出南都防亂揭。合天下名士以攻之。大鉞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鉞得志。幽殺鹿溪。按揭中姓臣

次第欲誅之。而以耕巖為前。余亦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耕巖。耕巖鎬詔將下。溧陽返北。耕巖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耕巖遂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餅粟既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嘗寄千金。耕巖意不欲受。度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也。溧陽既相。將特疏薦之。而使寓書。耕巖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耕巖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絲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陽歎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乙未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半割。或請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亮。人以為隘焉。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耕巖命其裁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遺集若干卷。闡道錄若干卷。配徐孺人。先十九年卒。子六人。涞燮掄鑑埏逵。將以某年葬於某所。耕巖重然諾。一切皆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其子幼。耕巖渡海葬其骨。鹿溪之歿也。家業零落。竊諸孤為適負所逋。耕巖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卵。故自言才疏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二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余少遭患難。輟業者久之。庚

午。邂逅耕巖於南中。偲偲之力。何日忘之。癸酉。耕巖訪余至姚江。戊寅。余訪耕巖至宛上。而不遇。改革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其達不達也。甲辰。在姑蘇。與鄧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耕巖。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余遂不可遠行矣。泛泛禹跡。余之不可以告人者。欲向耕巖盡之。豈料竟無相見之期耶。乙卯八月。接耕巖永訣一書。乃是年四月二十日所寄。去易簀十有三日耳。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不可謂非吾兩人之冥契也。先生之子遵。不遠千里。求誌幽石。余泣然和淚而銘曰。

吳門之卒。即攻王氏之人。西臺之哭。即効似道之臣。嗚呼耕巖。千載同倫。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甚哉小人之愚也。小人之仇君子。必指之為朋黨。大書深刻。列其姓名。將使後世之人同心疾之也。然蔡京立元祐姦黨碑。而三百九人者。後人各為之列傳。韓侂胄立慶元黨人碑。而劉後溪遂以慶元黨人之名。名游監簿之墓。黨人之家。亦各以其名名其門第。原小人之心。固謂彼是名者。不勝其辱矣。孰知適以榮之耶。天啟閹逆奄竊國。是時有百官圖。邪黨錄。天鑒錄。同志錄。點將錄。依之以盡殺朝廷之士。所謂東林黨人也。其間侍從之臣。楊左以外。宜興少保陳公為之魁。崇禎末。阮大鋮作蝗蝻

國學扶輪社印

錄以復社名士填之謂是東林後勁欲依之以盡殺天下之清流其間定生先生為之魁按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呂公著呂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迄今四十年貞元朝士無多劫塵冷落

天子開明史局根括天下藏書於是東林黨籍稍稍復出而先生父子皎然與日月爭光可不謂之榮耶先生諱貞慧字定生陳氏為止齋之後由永嘉從宜興遂為望族曾祖諱憲章祖諱一經皆贈左都御史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母張氏贈夫人生母湯孺人少保四子長貞貽有文名而夭次貞裕天啟甲子舉人次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國變死節季即先生也先生幼而奇傑少保喪其才子居恒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廉於學宮侍少保宦遊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歿同邑故相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揩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周仲馭沈眉生讀書句曲先生與吳次尾讀書亳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鏌鋣出匣當是時烏程執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為事淄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攫妖鳥之

巢以得志於時漳海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聞之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媚者爲阮大鋮大鋮亦從吳中呫囁耳語曰苟使大鋮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灰陽燃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穽籠者强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此仲馭親爲余言今人恐無知者）會眉生保舉入京劾楊武陵并及大鋮妄畫條陳鼓煽豐芑大鋮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顧子方曰大鋮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啟忠臣之家故余與左魏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鋮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論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鋮曰廢籍馬士英某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己卯金陵解試先生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芑山張爾公歸德侯朝宗宛上梅朗三蕪湖沈崑銅如皋冒辟疆及余數人無日不連輿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鋮果起國狗之瘈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眉生次尾崑銅皆亡命余與子方從徐署丞疏遠門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瀕十死矣若是乎宏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無不慼慼可念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

生即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歌離弔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生於萬歷甲辰十二月九日卒於順治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配湯孺人左都御史湯公兆京女子男五人長維崧翰林院檢討次維嵋庠生次維岳太學生次宗石黎城縣丞次維岡女二人吳璟吳金昌其壻也孫男四人履端履慶伊瀝孫女十一人維崧以先生卒後六年十一月葬於亳村新阡又後十有八年從京師函幣寄余求銘幽石維崧以博學宏儒徵入史局天下方藉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況於其先公乎乃不憚數千里之遠下訊草野其亦司馬子長徵於夏無且之意歟銘曰

嗚呼是爲宏光黨人之墓後臣過之尚避其風雨

陸周明墓誌銘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之途既無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因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月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間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

竄死。友咄嗟食貌。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為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臍。人見其踵側俱原手搏彫虎。遂以為異。雖然。周明一布衣諸生。又何所關天下事。而慷慨經營。使人以俠稱。是乃所以為異也。周明。姓陸氏。名宇燝。鄞縣人也。祖某。父世科。大理寺卿。母某氏。配周氏。崔氏。子經異。經周。婿萬斯大。少與錢司馬講書。慷慨有大志。司馬江上之事。周明實左右之。祥興航海。其諸臣風帆浪揺樓進。金鼇牡蠣之間。非內主之力。則亦莫之能安也。癸卯歲。周明為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周明無所詿誤。脫械出門。未至寓而卒。周明以好事盡其家。產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蒼水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梟頭於甬之城關。周明思收葬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叩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周明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周明曰。子必有異。無為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

子雲佯怒曰嘻吾冤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掾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雜儔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尸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網所謂尤賢尤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文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昔褒川敘唐欽叟爭同舍生之獄以為生兩漢時即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萬斯大而論次僅以答周明畏者之一顧也銘曰

或駭其奇或歎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熊公諱汝霖字雨殷世居餘姚之天花街祖某父某公登崇禎辛未進士第授同安知縣為政不避強禦直行己意紅毛入寇公渡海敗之於下門考選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運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糧公當江南上江道勉從事不使病民遂疏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牌無不

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超越擢。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公以為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敘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省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敗。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譟。風裁掃地。宣撫李鑑忸怏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嫗嫗名勢。秦撫蔡官治感恩淺薄。襄潘階而楚撫吳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黃配元僅百里之才。保撫楊進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力言孫傳庭不宜急戰。不聽而敗。京師戒嚴。公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彌治。上亦嘉其敢言。召對咨諏。公言行間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廝隸之於貴官。賀督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為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與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獬。夢關壯繆語之。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如雨。公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劾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獬。此何為者乎。之

獮逆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為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為異日然灰之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公於朝廷舉動失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痛。熊開元姜埰兩給事之獄。戢山全椒之去。斷斷廷諍。不肯但已。當時號為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公之發言慷慨。有敢以下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蓋其天性然也。止以降謫而去。烈皇可謂之能容諫臣矣。公言楊嗣昌負國。尚未處分。誰為嗣昌畫練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為盜者。沈迅也。誰為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爵也。誰為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即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漸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詬讓。上以飲泣一語致怒。降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補原官。轉吏科。公言諸臣爭詬定策。罔計復讎。處堂未已。且為關穴始之武與文爭。繼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禮。其言起阮大鋮也。陰陽消長間不容髮。甯博採廣搜。求奇才於草澤。胡執私違眾。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其言四鎮也。一鎮之餉。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堂奧之內。而遽亦藩籬視之。其言復廠衛也。廠

衙之害。橫者借以樹威。黠者因而牟利。人人可為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修禍所不必言。小民雖大亦無寧日。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止有厰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新建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之溫潤之色。馬士英恨之。使其門客朱統鑽造作飛條。跳梁大呼。公言么麽小臣。為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敕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開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為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邊材督撫。首施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九月出差陛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贓定罪。無煩司寇之章。雖然斷之無私。未免羣情之共駭。況乎蹊徑叢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當人。一官外遷。輒指當事為可殺。市井狡獪耽耽。得官。自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希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翩翩之翮。未已。假然而使。手足勘禍亂。羣小可致太平。即使驅除異己。別用同心。吾輩自然記聽其余。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邸於。固關。逞私圖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駄部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

黄耳鼎陸朗方以例轉。傾側孽臣。讙呶宗寀。朗亡餞公。適邸抄傳至。朗讀公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公之意欲令諸師畢渡。況舟破釜。為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劍鋌而已。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亹渡江。扎裔司。倡率羣帥。而皆坐黨觀望無一應者。公進至海甯。集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者莫不感動。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營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壓起。沿海烽燃。一時號之為熊兵。公大小數十戰。親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不為之少衰。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受其約束。行朝洶洶。且議開讀之禮。魯王亦將退就藩服。獨公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不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脚。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更難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復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為晚。自公此議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公扈監國由海道至閩。而隆武走死。郡縣已皆降附。王以公為東閣大學士。會兵於長垣。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王在閩安鎮。時國事皆專

於鄭彩。彩暴橫。公每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魚票擬恒右瑞。彩積恨之。既而彩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舶。嘗恐謙之襲己。公自閩安至琅琦休沐。守琅琦者彩之裨將李茂也。與公奴子爭口。元夕。熊鄭兩家同郡相問遺。茂即以合謀告彩。公遂為彩所害。并其幼子投海中。公報國之心。九裂不恨。然吳鉤狂矢。飛火狂濤。皆鑒公之忠。全軀橫海之鯨。而受制於螻蟻。謂之何哉。夫神器流離。草創未有成緒。公何不引閩師為助。而分唐分魯。自開瑕隙。議者以公為闇。昔梁元帝以闇文制於賊臣。大寶改元。卒不遵用。逮侯景授首。而後焚柴頒瑞。隆武之制於鄭氏。猶侯景也。公而奉詔。亦豈能轉其斗柄。發其一甲乎。徒使江上離心。行閒之精神。徒為福京之媚悅耳。此舉固與元帝無異也。然則公何不勸監國即真。以繫波蕩之人心。議者以公為迂。昔光武既貳更始。遲之一年。河北既平。而後受命。事之無成。天也。天若假其始願。焉知即非白水。嗟乎。踵百王之末。當陽九之會。帝昰帝昺。何益於運數。監國不稱位號。涉川龕暴。力絕而亡。留此無利天下之心。皦然千古。其視受終。如敝屣也。公之所慮。不亦遠乎。公子茂頫介余族叔應蛟求序公事。公魄不返。公魂無廟。幽銘陽碣無地可施。爰撰行狀一通。移之史官。以為列傳之張本也。